研究摘要

MWYO
Thought Leadership on Youth Development

從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看共融

研究背景及方法

1. 香港的社會共融政策旨在讓每個人在不同生活範疇都享有平等和尊重，但鮮有提及種族身份認同。然而，種族身份認同對於所屬種族的社經地位較低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下稱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來說，影響可由個人心理與成長及至在港的長期發展，若處理不當將令到個人及社會均蒙受損失。

2. 本研究集中探討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情況，了解當中的阻礙及有可能產生的影響，並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此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健康成長、融入主流社會、服務社區，以及貢獻社會尤其重要。而共融社會也有助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

3. 我們透過問卷訪問了144位12至17歲的弱勢少數族裔中學生，種族包括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度和尼泊爾。為從多角度及深入地了解此課題，我們亦進行了25個深入訪談，當中包括弱勢少數族裔在學青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家長、於前線服務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專業人士，以及相關支援組織的代表。

4. 本研究採用種族身份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 EIS）來辨識回應問卷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階段，四個階段分別為迷失型（diffusion）、早閉型（foreclosure）、未定型（moratorium）和定向型（achievement），每個階段亦可再分為正面和負面：正面的人會對其種族群體內的成員身份（ethnic group membership）有良好的感覺，反之亦然，這取決於個人與社會的互動經驗。詳情可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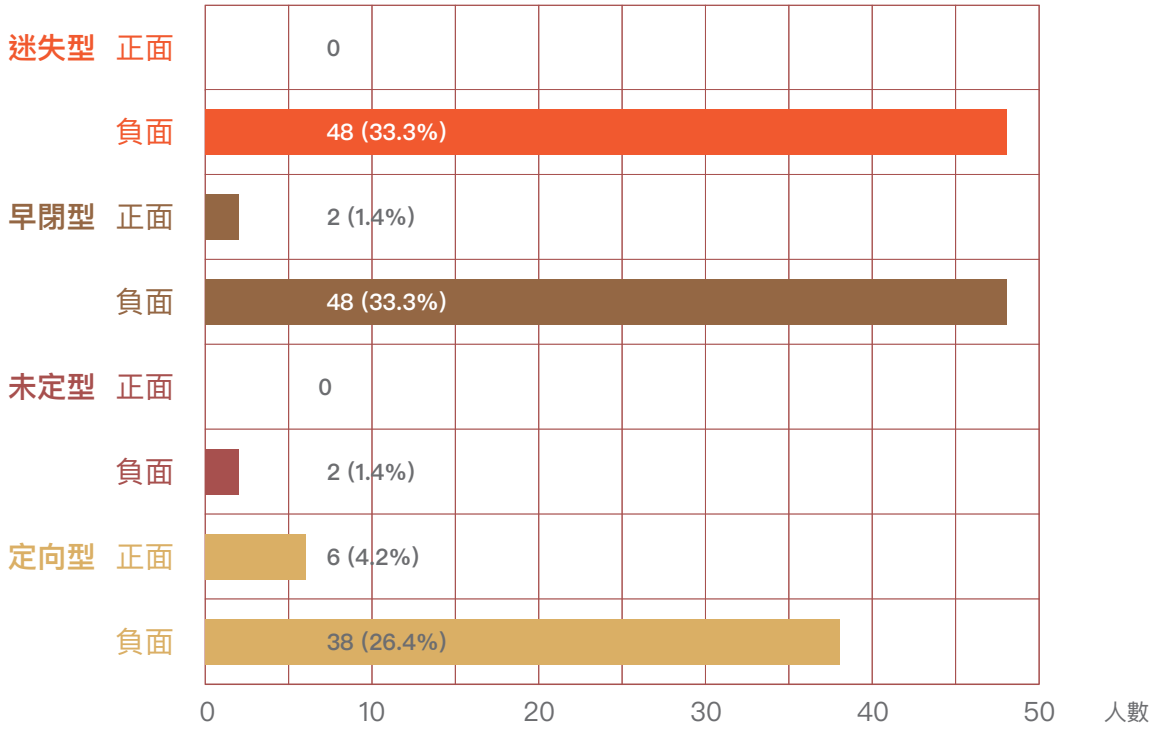
表1：四個種族身份階段及每個階段的正負面之狀態

階段一	**迷失型（Diffusion）**	
	低程度的探索 / 沒有進行過探索（low exploration）和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得到解決 / 沒有得到解決（low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迷失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消極與被動，亦沒有清晰概念，且感覺負面，處於自我孤立而迷惘的狀態，同時不滿意現狀	迷失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消極與被動，亦沒有清晰概念，但感覺正面，處於自我孤立而迷惘的狀態，卻自得其樂
階段二	**早閉型（Foreclosure）**	
	低程度的探索 / 沒有進行過探索（low exploration）但種族問題已得到解決（high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早閉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消極與被動，但覺得已有一定的掌握，不過感覺負面，處於自我孤立但清晰的狀態，同時不滿意現狀	早閉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消極與被動，但覺得已有一定的掌握，亦感覺正面，處於自我孤立但清晰的狀態，卻自得其樂
階段三	**未定型（Moratorium）**	
	高程度的探索（high exploration）但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得到解決 / 還未解決（low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未定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斷進行探索，態度積極與主動，但仍有所困惑，且感覺負面，處於摸索而迷惘的狀態，同時不滿意現狀	未定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斷進行探索，態度積極與主動，但仍有所困惑，可是感覺正面，處於摸索而迷惘的狀態，卻滿意現狀
階段四	**定向型（Achievement）**	
	高程度的探索（high exploration），而種族問題已得到解決（high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定向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進行過深入的探索並已完成，態度積極與主動，且明確及充分掌握，不過感覺負面，只能無奈地接受，處於完成及清晰的狀態，但不滿意現狀	定向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進行過深入的探索並已完成，態度積極與主動，且明確及充分掌握，亦感覺正面，欣然地接受，處於完成及清晰的狀態，同時滿意現狀

研究結果

5. 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種族身份是香港人 / 中國人（「我是香港人 / 中國人」佔28.2%＋「我是本國＋香港 / 中國人」佔29.6%）。不過，在種族身份類別中，近七成（68.0%）屬迷失型或早閉型，代表較多受訪者從未 / 只低程度地探索個人種族身份，且絕大多數（94.4%）對其種族身份感到負面，即使有逾二成半的受訪者已完成探索（定向型），確定及接受了個人種族身份，但仍感到負面（見圖1），這或許與他們自小被家庭或社會灌輸負面的觀念，並與社會互動時有不快經歷有關，並在無法選擇 / 改變的情況下，只能無奈地接受其種族身份。隨着與不同社會及家庭成員互動產生的偏見及傷害之累積，有機會出現自我羞辱化（self–stigmatisation）的現象，並帶來更多負面的感受，影響自我信心與價值。

圖1：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類別分布（共144人）



6.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其出生地點和家庭背景相關，香港出世的或其上一 / 兩代都是香港出世的會較多作出種族身份的探索，確定種族身份且較正面，可見家長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這或與家長能否在心理上或實際上提供適當支援有關。

7. 根據表2，定向型負面的青年會有較好的心理健康。人際關係上，他們與本國及其他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關係會較好、會較常出席社交活動。校園生活上，他們較主動與其他種族的同學討論功課，以及擔任學會的領導角色。他們也會較常與老師或社工談論事業計劃，並較傾向去從事兼職工作。學科表現及語言能力方面，定向型負面的青年對整體學業的自我評價也會較迷失型負面的為高，特別是STEM學科、藝術相關學科和資訊科技相關學科。至於他們對於自己本國語言的書寫水平和說話水平也會顯得較有信心。可見，即使青年對其種族身份感到負面，但定向型階段的表現已能比早期階段（迷失型和早閉型）的好。如青年能跳出框框，主動去探索及解決問題，在不同範疇中也會有較好的表現。至於對個人種族身份感到正面的青年，普遍呈顯著差異的項目與種族身份認同階段都一樣，雖然有些項目沒有看到有顯著差異，包括心理健康、請教同學功課問題、與老師或社工談論事業計劃、整體學業成績、STEM學科、藝術相關學科，以及本國語言的書寫水平，但參與課外活動是特別只在正負面中呈顯著差異。

表2：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各範疇的個別表現之關係

🟠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小（Eta–squared: 0.01 – 0.059 / Cliff's delta: 0.147 – 0.329）

🟤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Eta–squared: ≥0.060 / Cliff's delta: ≥0.330）

	量表分數範圍（分）	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差異	迷失型負面的平均數（48人）	早閉型負面的平均數（48人）	定向型負面的平均數（38人）
心理及行為健康					
心理健康	14–70		40.2	44.9	46.4
從事兼職工作	1–5		2.0	2.3	2.9
人際關係					
與本國青年	1–7		5.0	5.1	6.1
與其他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1–7		4.8	5.0	5.9
出席社交活動	1–5		2.7	3.4	3.5
校園生活					
請教同學功課問題	1–5		2.7	3.5	3.5
與其他種族同學討論功課	1–5		2.6	3.2	3.4
與老師或社工談論事業計劃	1–5		2.4	2.7	3.1
擔任學會的領導角色	1–5		2.3	2.7	2.9
學科表現及語言能力					
整體學業成績	1–5		2.9	3.6	3.9
STEM學科	1–5		2.9	3.5	3.5
藝術相關學科	1–5		3.0	3.1	3.6
資訊科技相關學科	1–5		2.9	3.0	3.4
本國語言的書寫水平	1–6		3.1	3.4	3.9
本國語言的說話水平	1–6		3.2	4.6	4.4

註：1）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差異是採用Kruskal–Wallis test，而種族身份認同正負面的差異則採用Mann–Whitney U test；2）心理健康的14–70分是沃里克愛丁堡積極心理健康量表的14條問題的總和，平均總分越高代表越經常；3）平均數越高代表越同意 / 經常 / 良好；4）因其他種族身份認同階段類別的人數太少，所以只分析迷失型負面、早閉型負面和定向型負面與各項目的關係；5）負面及正面均包括四個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所有受訪者。

8.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政府共融政策及學校相關政策的觀感也與其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相關。處於定向型負面階段的青年會較認同政府能協助自己學習本國語言及了解本國文化、享受社會平等、提升學校文化敏感度，以及提升社會文化敏感度。學校相關政策方面，他們會較認同學校有良好的文化敏感度，且能協助身心健康發展、學習本國語言，以及了解中國、本國和其他種族的文化。學校安排與華裔學生一樣的教材、協助提升學習表現，以及鼓勵與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互動也與之相關。然而，當中只有學校協助了解其他種族文化一項與種族身份正負面有關，其他全部沒有顯著關係。可見有效的政府和學校政策有助他們進行較深入的種族身份探索，但對正負面感覺沒太大關係，又或許主動和積極探索種族身份的青年會較感到政府及學校政策是有幫助的，但若要令他們對個人種族身份感到正面，則需要提供比現時更多的支援。

9. 有關25個深入訪談的結果分析，表3列出在不同範疇下，接受訪談的或受訪者曾接觸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所面對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都會令到他們不進行探索或只有低程度的探索（迷失型或早閉型），或令到探索期變得很漫長（未定型），遲遲未確定／清晰自己的種族身份(未到達定向型)。即使最後能達到定向型，過程也困難重重，且對個人種族身份感到負面，但只能無奈地接受。

表3：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不同範疇下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情況

融入家庭及社會	
1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與傳統家庭存在衝突，令到他們感到自我種族身份模稜兩可： • 自小穿着本地華裔服飾，與親戚格格不入，換來家族中不少批評 • 家人認為女性不用太高學歷，但本地社會是鼓吹升學 • 家人在本國安排了婚姻，要與在港結識的伴侶之間作取捨
2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父母自我孤立，青年在家庭及社會中的身份混亂： • 父母在港居住了超過20年，華裔朋友寥寥無幾，完全不懂廣東話 • 父母未能教授本地文化，也不懂得如何傳承本國文化 • 本國種族在社區的凝聚力太強，反阻礙了他們融入華裔族群的需要 • 家人自小沒有為他們取一個中文名字，影響自我或別人眼中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 • 父母對香港的學校認識不多，資訊亦不足夠，多為子女報讀非華人為主的學校
3	華人的異常目光與對待，令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感到被看成「非我族類」： • 有些觀念、行為和服飾與華人不同，他們不明白這些文化差異 • 被華人異性報以奇怪的目光及反應，大惑不解，感到挫敗 • 曾被華人同學排擠，甚至遭受欺凌 • 被華人誤以為不懂中文，當着他們面前說其壞話 • 媒體有時會令到大衆對弱勢少數族裔產生負面的印象
4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自我審查及自我排斥，缺乏存在感： • 社區／學校活動沒有寫明是為少數族裔而設的是不會參加的
5	如要融入華裔群體，就需自己主動尋找方法，否則難以感到香港是自己的家： • 透過足球會較容易進入華裔圈子，但如不投其所好，則未必容易融入 • 香港是自己的家因有一起成長的朋友，但未必每個都能融入華裔群體

校園學習及生活	
6	學校文化敏感度低，中文教育不足： • 以往有學校會把華裔與少數族裔分隔，令他們感到困惑與難受 • 有時因宗教問題影響了他們上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的時間，但老師只會責備 • 教導的中文程度未能配合他們日常的需要，更成為升學的障礙 • 學習的第一及第二語言都不是中文，有很多長大後也不懂中文
7	被華裔同學欺負及排擠，影響學習進度和融入華裔群體的信心： • 在學校被欺負及排擠，影響學校投入感，在學業上遇困難也害怕請教同學
經濟問題	
8	香港的教育開支太大或經濟需要，影響融入學校生活： • 香港的教育開支昂貴，曾有段時期回本國讀書 • 因宗教理由會生養眾多，但父母缺乏就學資訊，經濟拮据 • 因經濟需要和家人催迫下，要儘早工作賺錢
事業發展問題	
9	傳統上工作是由家族介紹，加上中文水平較差，形成一個封閉的職業圈： • 不太着重自己的事業計劃，不會為自己的履歷及早累積經驗 • 現時大部分公司的華人員工比例較多（包括公務員職位），它們對中文能力有一定要求，造成求職障礙。即使有意尋找華人較多的公司，也未必有機會被取錄

10. 部分接受訪談的青年表現出定向型正面中某些應有的特質，例如非常肯定自己的種族身份，並感到引以為傲、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以及有為香港社會及少數族裔作出貢獻的意欲等。綜合能驅使他們作出探索且成功對種族身份感到肯定的元素，實與先天與後天兩者有關，大致如下：

    - 性格相關的元素：如他們自小的個性較為主動積極、大膽、不害羞等
    - 家庭元素：如家人能教導本國文化及語言、會安排入讀主流學校、家人會鼓勵他們投入社會活動、自小有家人陪伴參加義工等
    - 學校元素：如遇到關心自己的老師和同學，願意犧牲課餘時間教導中文、學校鼓勵他們參加各類活動和比賽等
    - 社會元素：如附近有華裔青年聚集的地方，並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有與華裔青年接觸及建立長久關係的機會等
    - 學習中文的動力：如他們會透過觀看電視劇和電影自學廣東話、主動結識華裔朋友，從溝通中慢慢學會廣東話等

11. 上述有助發展定向型的元素不是每個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都可擁有，大部分仍需面對不少問題。因此，在本研究的政策建議部分會為他們創造有利發展種族身份認同的條件，以及減低問題所產生的阻力。

政策建議

12. 政策目標是在社區及學校推動政策，幫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由種族身份認同第一及第二階段（迷失型及早閉型）提升至第三階段（未定型）（即願意作出探索）、由第三階段提升至第四階段（定向型）（即個人已完成深入的探索，確定及接受個人種族身份），以及協助第四階段青年在社會發揮所長和達成發展的目標。

13. 政策建議會分三大範疇：投入貢獻社會範疇（建議一至三）、融入主流生活範疇（建議四至五），以及推動種族認同範疇（建議六至七）（見表4）。

表4：七項政策建議一覽

投入貢獻社會範疇		
建議一：推行結伴實習計劃	**現有措施**	有非政府組織主動聯絡僱主，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提供實習機會，更有些針對他們較難接觸的行業，為現正在學或剛畢業的少數族裔中學生提供有津貼的實習，旨在為他們引入更多個人及專業發展機會，豐富其工作經驗，同時通過工資津貼可減輕他們對家庭的經濟負擔。有非政府組織亦會安排華裔青年與他們一起參與實習，希望可以互相照應。此外，平等機會委員會推出的《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會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增加就業機會，亦為簽署約章的機構進行實習崗位配對。
	建議目的	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從職場中探索種族身份，了解自我，亦認識及尋找方法融入華人職場。實習有助他們的生涯規劃及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從僱主的角度看，他們會藉此更了解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或可在未來人力資源計劃上考慮更多不同種族的人士。
	建議內容	政府應推行結伴實習計劃，實習安排上，可參照現時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做法，一名華裔青年配對一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共同到機構實習。為確保實習的質素，可參照我們曾建議的實習籌備指引。 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及協助推廣，鼓勵更多機構簽署《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勞工處的「多元種族就業計劃」/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下稱民青局）可協助這部分的推廣工作，並根據已簽署約章的機構名單，主動了解它們提供實習機會的意願，然後制定有系統的機制，讓學校或大專院校及非政府組織可尋找到適合的僱主提供實習。勞工處 / 民青局須提供資助給實習機構（特別是中小企和非政府組織），令津貼水平可照顧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需要，也可讓它們有更多資源籌備具質素的實習。勞工處 / 民青局亦可額外資助給籌備實習組織 / 實習機構提供學習中文的培訓給少數族裔實習生。為鼓勵更多少數族裔及華裔學生參與，民政事務總署的「融和獎學金計劃」宜增加名額以獎勵一些實習表現優異的學生，當局可考慮設計一個有效評估實習表現的工具。
	相關機構 / 人士	平等機會委員會、勞工處、民青局、中學或大專院校、非政府組織，以及私人機構 / 僱主
	預期結果	1. 提升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中文能力、個人職場軟技能、行業要求和工作文化方面的認知。 2.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會更了解自己的個人能力及職業取向，也會明白自己的種族身份認同與職場的關係。 3. 擴闊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華裔社交圈子，並更有動機去繼續投入社區參與。 4. 更多機構簽署約章，並提供更多實習機會，甚至考慮日後招聘實習生作全職員工。

建議二：善用「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		
	現有措施	公務員事務局已舉辦「非華裔學生政府部門實習計劃」。他們獲安排到不同決策局和部門進行為期約八星期的實習，當中部分工作需實習生運用非華裔語言和對非華裔文化的認識，向非華裔社群提供服務。這為專上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當然成效顯著，但由於很多弱勢少數族裔青年未能升讀專上院校，他們投身公務員行列的機會則更少，而事實上不少公務員職位是不需要大專學歷的。此外，警務處於2013年在油尖警區推出「寶石計劃」和元朗警區推出「喜瑪拉雅計劃」，為非華裔少年警訊會員提供中文課程及活動。可是，現時只有油尖警區和元朗警區有此計劃，人手及資源也不足夠，參考「寶石計劃」的數據，推行至今，雖有成功加入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的青年，甚至私人公司，但合共只有約三十多人。
	建議目的	透過提供加入公務員行列的途徑，或在其他崗位上服務或工作的機會，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實現貢獻社會的理想，從而加強他們對個人種族身份的正面感覺。
	建議內容	透過「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提供更優質的公務員專業培訓和活動，特別是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所需的職場中文能力，且更須加設實習機會給他們。大致上，兩個計劃均可循兩個發展方向進行（可擇其一）： **方向一**：從一個「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出發，政府宜投放更多資助，擴大現有計劃的規模，令此計劃無論在規模上，以至培訓及實習內容上可更豐富，警務處亦宜把強化了的計劃從現時油尖警區和元朗警區擴展至其他警區，讓更多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認識這個計劃並報名參加（特別是沒有大專院校學歷的青年），且增加各警區與青年雙方的認識與聯繫。當中實習的內容可參考現時「警隊學長計劃」，並作適度調校。計劃亦可增加與其他紀律部隊、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合作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方向二**：從多個「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出發，各紀律部隊及其他政府部門可仿效推出更多類似計劃，吸引更多有志者加入，並按各部門的需要制定培訓與實習內容。這有助有不同志向的青年去選取適合自己的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推出的計劃來參加，同時會增加各部隊及部門對其參加者的責任感與聯繫。各計劃也可互相溝通與協調，給予青年跨部門實習的機會，亦可多與私人機構聯繫，增加實習及未來求職的可能性。 兩個方向的培訓與實習須具一定質素，並應安排專人進行定期跟進及表現評估，務求讓最大比例的參加者可順利投身公務員行列，達成服務社會的目標。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另有志向的話，也可因中文水平及專業技能有所提升，並加深認識華人為主的職場文化，可更容易找到其他心儀的工作。 無論方向一或二，計劃都可先在較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區住的地區試行，經檢討過後，再擴大範圍至其他地區。為此，政府宜制定關鍵績效指標以了解計劃的成功因素和可改善的地方，持續優化計劃和擴大計劃的規模。 此外，完成計劃後的事業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當然最理想是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可聘用他們，但也需提供應徵私人機構的機會，這部分政府宜多加協助宣傳及聯繫僱主，讓計劃負責人可更容易為他們作出職業配對。勞工處的「多元種族就業計劃」也可收集計劃學員的職業技能及就業意向等相關數據，再為其提供平台。
	相關機構 / 人士	公務員事務局、勞工處、警務處、紀律部隊、各政府部門，以及私人機構 / 僱主
	預期結果	1.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加入公務員行列的渠道。 2. 讓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更了解華人為主的職場文化。 3. 提升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中文水平。

建議三：組織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在體制內參與社區

現有措施	政府在九個較多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居住的地區推行「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聘請少數族裔服務大使，在地區中心或服務單位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服務的同時，亦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一些非政府組織亦有參與，有助完善地區服務及提升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職業技能。不過，他們大多數只是執行機構或組織的指示，以職員的身份去服務社區，他們的經驗和網絡非常重要，希望能下情上達，以改善政府相關的政策。
建議目的	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參與社區事務以增加種族身份認同，增加他們貢獻社區的機會，亦能為其他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營造一個探索及參與社區的環境。同時，他們可推動地區的少數族裔發展，提供更多適合的社區活動給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建議內容	現時參加了「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的青年受聘於不同機構或組織，政府可把所有大使（歷屆和現任）組織起來，成立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讓他們發揮在體制內參與社區的職責。各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應與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多作交流，讓團體可透過委員會把少數族裔的想法融入當區的青年活動之中。委員會亦可從團體中物色有潛質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加入成為委員，直接參與區內青年發展活動的工作。此建議可先從較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居住的地區開始，檢討過後，再逐步擴大至其他地區。此外，有些機構的申請資格不包括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青年，但為可讓更多不同青年可參與，應考慮擴大學歷要求範圍，相對的招聘數目及工作範圍也可相應地調節，而這部分則視乎該機構或組織的實際需要。
相關機構 / 人士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各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非政府組織，以及地區中心或服務單位
預期結果	1.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能更有效反映相關意見給政府參考。 2.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可推動更多社區活動給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3. 提升當區整體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社區參與度。 4.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社區，甚至香港的歸屬感。

融入主流生活範疇		
建議四：推行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本地伙伴計劃	**現有措施**	民政事務總署有推出「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目標是推動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和本地華裔居民溝通和交流。當局會邀請非政府組織舉辦地區為本的活動，在地區層面促進種族融和。另外，有非政府組織在獲政府支持下舉辦一些活動讓少數族裔及華裔青年一起參與，促進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不過，對於被動及自我孤立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來說，他們大多不會主動參與這些活動，而且如沒有適當的安排及跟進，種族身份認同的建構只能收到短暫的成效，效果未必能延續。
	建議目的	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大膽步進華人社區去開展探索種族身份，加強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信心，培養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此計劃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和華裔青年是互動的關係，讓兩方都可踏出第一步去了解對方的種族。
	建議內容	政府可推動本地伙伴計劃，構思是讓與弱勢少數族裔學生同齡或稍大的華裔學生，成為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伙伴（例如由專上院校華裔學生夥拍少數族裔高中學生），協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和擴闊華裔朋友的圈子。華裔伙伴可透過任何方式幫助和陪伴他們結識新的華裔朋友，以及參與各種活動，例如認識自己的親戚朋友、結伴參與日常消遣活動或政府／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等。這計劃的另一好處是伙伴可適時提供協助，逐漸讓他們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 民政事務總署可鼓勵學校（包括專上院校及中學）或非政府組織參與，然後由學校或非政府組織作出招募，邀請有興趣的華裔學生自願參與。學校或非政府組織可物色有需要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鼓勵他們參與，並適時跟進和支援。比例上每組可由兩個華裔伙伴夥拍兩至四個少數族裔學生，這個比例或會較易熟絡，為期約一年，視乎情況而定。整個計劃的內容及細節可交由學校或非政府組織有彈性地設計。學校或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員須定期跟進情況。華裔伙伴所需的要求較高，但無需有太多專業的技能，最重要是有耐心和愛心，成為他們的朋友。計劃可先從試驗性質啟動，招募大專華裔學生及高中少數族裔學生，並定期進行評估及檢討，才適時擴展至招募高中華裔學生及初中少數族裔學生。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亦應為參加者提供培訓。當局也可考慮邀請各大專院校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生作為導師，跟進每組的進展。如將來把計劃擴展至招募高中華裔學生及初中少數族裔學生，當局可夥拍「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合作，並委託義務工作發展局進行培訓和配對工作。
	相關機構／人士	民政事務總署、義務工作發展局、非政府組織、專上院校及中學，以及大學學系
	預期結果	1. 改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日常中文能力。 2.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華裔朋友數量、提升與華人相處的自信心，長遠可獨自參與社區各種活動。 3. 華裔青年及其身邊的親戚朋友可了解少數族裔學生的想法、文化、宗教和語言等，提升他們對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包容，並會更積極結識計劃以外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包括被動及自我孤立的）。

建議五：組織少數族裔家庭探訪員計劃		
	現有措施	民政事務總署已委託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服務，它們會安排背景和經驗相似的過來人擔任大使，透過家訪主動接觸並向他們介紹政府提供的服務，在有需要時轉介到有關政府部門跟進。受委託機構亦會舉辦展覽及講座，向他們介紹適合的社區服務。除此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也會定期探訪弱勢少數族裔家庭，在探訪期間，除了提供情緒支援服務外，也會派發需用的物資，但這些組織的資源有限，未能擴大其服務範圍及支援服務。目前的探訪活動均有助少數族裔家庭解決眼前的問題，但如要調整家長的固有觀念，令他們開放自己去探索社區，則不是靠簡單的探訪、轉介和派發物資可解決，當中需要更多資源、服務及人手才可做到。
	建議目的	支援弱勢少數族裔家長有更多融入主流社會的信心及能力。少數族裔家長及其子女可藉此慢慢開放自己，認識多點社區及華裔朋友，亦獲得更多本地的資訊，逐漸有更大動機去融入社區，以及主動地使用公共服務或社區支援服務。
	建議內容	政府宜提供更多資助給受委託機構及有少數族裔家庭探訪服務的非政府組織，讓它們可更有系統地組織探訪員計劃。此計劃亦須增設種族身份認同相關的支援項目，擴展服務範圍，讓更多家庭受惠。受委託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可邀請華裔及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擔任少數族裔家庭探訪員，二人一組去探訪少數族裔家庭，此安排的好處是與家庭的本國相同的探訪員會較易讓家庭所接受，而本國探訪員也可協助華裔探訪員與家庭溝通，慢慢建立關係。探訪員除了關心他們的情緒及生活需要外，也可陪同他們探索不同社區、使用公共支援服務、參與社區活動、教授中文及本地文化、結識更多華裔朋友等。探訪員亦可提供教育資訊，讓他們可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主流學校升學，同時亦可跟進其子女的升學情況。當中需有更多資源去招募探訪員，培訓他們相關技能及知識，並有專人負責跟進探訪情況。探訪員最主要需具備耐心、愛心及一般關顧技巧，並懂得如何提供所需資訊給家庭。探訪員可善用現有的政府及社區資源（政府康文設施，如公共圖書館、資助計劃等），陪同及協助他們一起使用，長遠他們可有能力自己去使用公共服務。至於詳細的探訪計劃內容及規模可因應每個受委託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情況而定。 在這建議下，更多的資源和適當的探訪員與義工至為重要。專上院校學生是有潛質的人力資源，另外，如需安排華裔家長支援，則可鼓勵學校（特別是取錄較多少數族裔學生）的家長義工參與，視乎少數族裔家庭的情況而定，家長義工的轉介可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招募。非政府組織也可與「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專才義工網」下的友伴服務、社區及文化服務合作，以招募更多探訪員。培訓探訪員方面，義務工作發展局有多年培訓義工的相關經驗，非政府組織可與之合作，並定期有專人跟進不同個案的進度。同時，它們可以藉此收集數據，包括少數族裔家庭的需要、感受、習慣等，從而整理出一個大數據資料庫，以供政府及其他機構設計更能吸引他們，令他們更投入的社區服務。
	相關機構 / 人士	民政事務總署、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專上院校，以及非政府組織
	預期結果	1. 加強少數族裔家長的日常中文能力。 2. 少數族裔家長得到更多本地資訊，慢慢進入華裔社群，也鼓勵子女認識華裔社群。 3. 提高少數族裔家長的公共支援服務或社區支援服務的使用率。 4. 增加少數族裔家長為其子女報讀本地主流學校的數目。

推動種族認同範疇		
建議六：建立種族歷史及文化展館及資料庫	現有措施	無論是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或普羅大眾，要準確地認識各種族在港發展起源及演變等歷史也不容易，皆因現時資料過於零碎散亂所致。即使想探索更多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或沒有能力去識別資料的可信性，甚至根本搜尋不到相關資訊。參考新加坡，當地在較多該族裔聚居的地區設有相關博物館。不過，如要在香港建立不同種族的博物館，在選址方面實屬不易，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此外，發展局推出的《市區重建策略》，設立市區更新基金，並委任四間非政府組織，資助撥款給它們向受市區重建局執行的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當中它們有「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讓區內居民及公眾人士認識其他種族的文化，有助把該區的種族文化推廣至市民大眾。但這些計劃有時限，難以長期延續其效果。
	建議目的	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提供探索種族身份的資源。一方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需要容易讀取相關資料，並加以自行消化，轉化為個人資源。另一方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也會受外界影響，所以普羅大眾也可藉着多認識他們本國的歷史及文化，從而轉變對弱勢少數族裔的態度。
	建議內容	政府宜在香港的博物館特設各少數族裔的歷史及文化展館，並建立種族歷史及文化資料庫，把不同來源收集得來的資料儲存在資料庫內，資料可由第一代少數族裔在港居住的歷史說起，以至香港回歸後少數族裔的發展，並細說他們為中國（包括香港)作出貢獻的情況。庫內的資料可在展館供觀賞，或透過「e度遊」供市民在網上閱覽。政府、學校或非政府組織亦可在展館舉辦工作坊等活動，深入地帶出種族文化的信息。傳媒亦可善用資料庫製作更多有關少數族裔的節目。現時元宇宙亦甚具發展潛力，雖未在香港普及，但也可藉此開發本地元宇宙的發展，打破實體場地的地域界限（或實體與虛擬同步的表演及活動），讓身處不同地方的人士可在虛擬空間上了解香港的少數族裔發展及文化，更可讓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與不同地方的人互相交流，擴闊他們對於種族的視野。政府可與本地創科公司商討有關開發相關硬件和軟件等配套的細節。此展館及各活動都須恆常化，成為本地歷史及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關機構 / 人士	政府部門、《市區重建策略》下的四間非政府組織、香港各博物館、非政府組織、學校、傳媒，以及創科公司
	預期結果	1.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可了解自己本國的歷史及文化，尤其是他們祖先來港後的發展，也可提升對華裔歷史及文化的認知。 2. 普羅大眾可對各種族文化有更多的認識，或發展相關的興趣，從而繼續在不同主題加以研究。 3. 增加各社會人士的文化敏感度和對不同種族的包容。

建議七：政府認可少數族裔的香港人身份		
	背景	政府多年來用「少數族裔」一詞去辨別在港的非華裔人士，其共融政策也採用「少數族裔」的概念。可是，「少數族裔」本身暗藏了非主流、非本地人或非香港人的意思。除此之外，香港沒有考慮他們的宗教需要而制定法定假期，反觀新加坡的法定假期反映了文化及宗教的多元化。
	建議目的	加強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種族身份的正面觀感。他們在社會上可得到一個較貼切形容其種族身份的稱呼，其種族相關的節日活動也可融入普羅大衆，增加社會對他們的認受性，且重視及接納他們為香港的一份子。
	建議內容	政府仍可沿用「少數族裔」一詞，但對於在港出生或住滿七年或以上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可以用「香港＋本國人」（如香港巴基斯坦人等）來稱呼他們（也可考慮巴裔香港人等稱謂）。統計處可按此作人口普查等統計分類，但如果操作上有困難，仍可保留以「少數族裔」作統計之用。然而，其他政府部門和主要官員亦可用此作為稱呼以強調其本地人的身份，且以一些較親切友善的字眼（如香港青年）以作稱呼，並慢慢感染其他組織及社會大眾，令大眾看待他們如同自己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課題，政府必須小心處理。此外，政府宜考慮為本地少數族裔的主要宗教增設相關假期，即使設定為公眾假期在操作上有困難，政府也可資助相關非政府組織在指定節日舉辦慶祝活動，並協助宣傳。
	相關機構 / 人士	政府部門（包括統計處）和非政府組織
	預期結果	1. 減少社會對他們的負面標籤。 2. 讓主流社會更容易接納他們為自己人。 3.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投入主流社會的動機。

總結

14. 香港少數族裔共融政策一直聚焦於中文學習及就業等支援上，這是無可厚非，的確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學好中文，然後找份好工作。可是，建構種族身份認同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而言卻舉足輕重，關乎成長與發展問題，影響及至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學校生活、社區參與、事業發展等，涉及廣泛層面，也影響是否有能力去應對種族相關的負面標籤及待遇，但共融政策卻完全忽略。再者，即使社會上有各種支援，但一些較被動的青年只會維持在封閉而狹窄的種族 / 家庭圈子內，他們可能在種種原因下，不會主動尋求支援，更認為沒有需要去融入華人社會；即使積極主動的青年，他們也未必有足夠機會與資源去探索，且或會遇上不少阻礙及不愉快經歷，最後對種族身份產生迷惘和負面的感覺，引起自我羞辱化的現象，影響自信心與價值，加劇形成「小眾文化」。根據本研究結果，這些較被動、迷惘及負面的青年為數絕對不少，而有探索種族身份的青年（甚至確定個人種族身份）的確會有較好的心理健康、更高的學業自我評價、更投入與不同種族的人互動，以及更積極參與活動和兼職工作。

15. 因此，政策建議主要以轉化弱勢少數族裔的種族身份認同為原則，鼓勵他們開展探索，讓迷惘的找到答案、負面的變成正面，同時社會及其家庭亦可由誤解與排斥轉變為了解與包容，社會關心他們之餘，他們也可有更多途徑去關心社會。事實上，現時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已有各式各樣的支援服務，只要能夠重新定位於種族身份認同，並獲調配更多資源，擴大服務範圍和種類，則可有效協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建構肯定及正面的種族身份。華人和已確認種族身份認同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也須大力協助他們步出探索的一步，且減低融入主流社會的障礙。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都不止於想從政府及社會中獲得好處，更希望可為香港這個家儘力作出回饋。為鼓勵他們積極探索其種族身份，讓其可實踐理想，投入社會建設，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按照各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特徵，提供不同更有效的支援，讓少數族裔都能安心以香港為家，共同攜手邁進香港的新篇。

關於我們

MWYO

Thought Leadership on Youth Development

MWYO青年辦公室於2015年成立，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在青年教育、生涯規劃、身心健康、公民參與和香港未來五個範疇下，撰寫研究報告和文章、推動社區項目、舉辦工作坊等。團隊積極與不同青年持份者緊密合作，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黎卓然先生 | 研究副總監

david.lai@mwyo.org

傳媒聯絡

謝瑋倫（Alan）

+852 2508 5177

+852 9736 9067

alan.tse@mwyo.org

封面相片：特別鳴謝利哲宏博士提供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從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看共融 —— 研究報告：

https://bit.ly/MWYO_Dec22_EthnicMinority

mwyo.org

facebook MWYO

© 202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WYO